

11

别师父 男儿志在千里
一比划 差点成了逃兵



徐晓帆 著
绘图 玉明

南无拳传奇

且说师父讲了真言,刘成庄却不解。师父道:“我问你,你学了这么多年,知道你学的是啥拳?”刘成庄摇摇头。师父道:“我今天告诉你,这叫南无拳。”他从全真道南无派谭长真说起,如此这般,把南无拳的来历和传承讲了一遍。他最后说:“你知道不知道,我是南无拳的第29代传人,你就是第30代传人。这拳只在南无派内单传,不立文字,口传身授。我刚才说,‘千两黄金不卖道’,什么意思?就是对心术不正的人,给你金山银山你都不能教。可为啥又说‘十字路口送知人’?遇上有缘人,白送!”刘成庄闻听师父此言,顿感肩上责任重大,又深感师父的良苦用心,不由得跪地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:“师父的大恩大德,弟子当铭刻在心!”师惟新摆摆手说:“你走吧,出了门别说我是你师父,也别再回来!”见刘成庄发怔,他干脆闭上眼:“走吧,走吧!”刘成庄走了,谁知这竟成了永别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刘成庄换上军装,坐上火车南下。望着窗外不一样的山水、不一样的田野,他的心像挣脱了笼子的小鸟。他所在的部队在广州军区,在海南省海口市集中后,省军区独立团侦察连、通信连都来挑兵,他却没被看上,和最后一批人被统一运到大山深处的澄迈县仁兴劳改场看监狱。

仁兴山大,监狱也大。沿山铁丝网密布,岗楼一个连着一个。为首的营长迎接新兵,先拉来一牛车甘蔗犒劳大家。刘成庄在家见过却没吃过,一咬,蜜糖罐似

的,蔗汁流到手上,手指被粘得伸不开。刘成庄直吃得腮帮发麻,满嘴是血,过瘾、痛快!

在这里当兵,每天就是站岗、值勤、巡逻、训练、拉粪、种菜。一天,班长林意中训练新兵擒拿格斗,刘成庄却说动作不中。林班长生气了:“不中?你新兵蛋子懂啥?不中?不中你试试!”说着,他一拳打来。刘成庄就势一个破脚,班长便像绊住了石头,打了一个趔趄。黄排长就闻讯赶到:“你吃豹子胆了,还敢打班长?”他是高手,冷不丁抱住刘成庄便摔,谁知连摔两下没摔倒,他自己倒被甩出五六米,重重地磕在地上。“行啊,这小子还有两手!”黄排长拍拍屁股走人。刘成庄正得意,同来的新兵说:“你惹祸了!你看排长那脸色。你今后就是天天给他老人家端尿盆,只怕也会被穿小鞋!”刘成庄想想也是,一时想不开,竟想到三十六计,走为上策,当晚开溜。

大山的夜伸手不见五指。刘成庄沿着崎岖的山道走,却被哨兵截住,押送回来。这事被当做“逃兵事件”报上,黄排长勃然大怒:“看我不毙了他!”营长倒英明,先了解当天情况,然后把黄排长叫来一顿臭骂:“你他妈的就知道欺负新兵,算什么本事?人家怕你报复,躲躲,算个×!你看你这熊样,还不要吃人?你现在就去找人家赔礼道歉,多说好话,不然我先撤了你!”营长发话,黄排长即刻见风使舵,一脸怒气换成一脸笑容,“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”地说了一番,总算把刘成庄接回,“逃兵事件”也不了了之。

11

尸体堆里爬出来

四周安静了,日本兵从高地上下来,一边走一边用刺刀和脚尖拨拉着中国士兵的尸首,顺便朝那些有一点活气儿的身上扎几刀。

李全有的一条腿感觉着潮冷的江风。几分钟后,他那条露天的腿就被一个日本兵盯上了,“噗”的一声,刺刀进入了大腿上那块厚实的肌肉。李全有牙咬得铁紧,动弹一下就会前功尽弃。第二刀扎下来了,扎在第一刀下面一点儿。钢刀的利刃刺进皮肉,直达骨头的声响,李全有都能听见。

等到第四刀扎下来时,李全有觉得膝盖后面什么东西断了,断了的两头迅速弹回大腿和小腿,那是一根粗大的筋……

彻底的安静让李全有苏醒过来,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,但他知道自己还活着。

他一直等到天再次暗下来,才在尸体下面慢慢翻身。

大概花了一个钟头,他才由伏倒翻成侧卧,可以用一边的肩膀和一条腿爬行。他想去江边爬,无论如何也要饮饱水再作下一步打算。

他停了下来,是因为听到了轻微的声音。那声音说的是中国话:“……这里……伤兵……王浦生……”

李全有寻找着,他屏住呼吸,一动不动,那声音再次出现:“救命!”

他听出这是个男娃娃的嗓音。他找到了同样被尸体掩盖住的王浦生,他的肚子挨了一刀,要不是一具尸体的小腿搭在他肚子上,他就被大开膛了。李全有见王浦生两个嘴角往面颊上裹的绷带里一扯一扯的,知道小兵疼得欲哭无泪,便说:“不许哭!咱这是多大的命、多大的造化,才活下来的?”

小兵绷住了嘴。李全有让小兵想办法解开他绑在背后的双手。他先爬到江边,灌了一肚子充满血腥的江水,然后又用一顶棉军帽浸透水,爬回王浦生身边,把帽子里的水拧到小兵嘴里。

李全有在一具尸体上找到了一个急救包,拉出里面的急救绷带和药棉。急救包里有一小管药膏,李全有将它敷在药棉上,对着王浦生肚子上那个窟窿一堵。王浦生“嗷”了一声,就昏死过去了。

王浦生的气息非常微弱,将断未断。李全有知道,越等下去,逃生的可能性就越小,敌人最终会来处理这几千具尸体,也许天一亮他们就要来了。

天快亮时,王浦生醒了。李全有说:“娃子,咱得走了。”他把王浦生的一条胳膊搭在自己肩上,他还算训练



严歌苓 著

有素,能用单腿爬着走。

雾气从江里升上来,可以当烟雾弹使。

爬了几尺远,听见雾里传来脚步声,李全有趁着雾的掩护,立刻挤到两具尸首中间。他的心在舌根处跳,一张嘴它就能跳出来。

脚步声在三面高地上响着。接下去李全有听见有人说话了:“有好几千人吧?”

是中国话! “还看不清,雾太大了。狗日的枪毙了这么多中国兵!”

他们骂着、怨着,走到高地下面。“都甩到江里,还不把江填了?”

“快动手吧,不然狗日的说不定就来了!”

男人们蚂蚁啃骨头一般动作起来。

李全有想,现在暴露比一会儿暴露可能有利一些,因为日本人随时会出现,就是这些中国人想救他,在日本人眼皮下也是救不成的。

于是他喊了一声:“大哥,快救命!”

所有的议论声消失了。“救命!”

第二声呼喊招来了一个人,这个人谨慎地迈腿。

“在这儿!”李全有用声音在大雾中为他指示方向。

有一个人带头,其他人便胆大了,从尸山尸海里辟出小径朝李全有和王浦生走来,他们同时动手,把李全有和王浦生抬起,向一面坡走去。

“不要出声!”一个人说,“先找个地方把你们藏起来,天黑了再想办法。”

再后来,埋尸队员们把两人送到了教堂。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,上洛阳网汽车频道,信息真实,最具参考价值